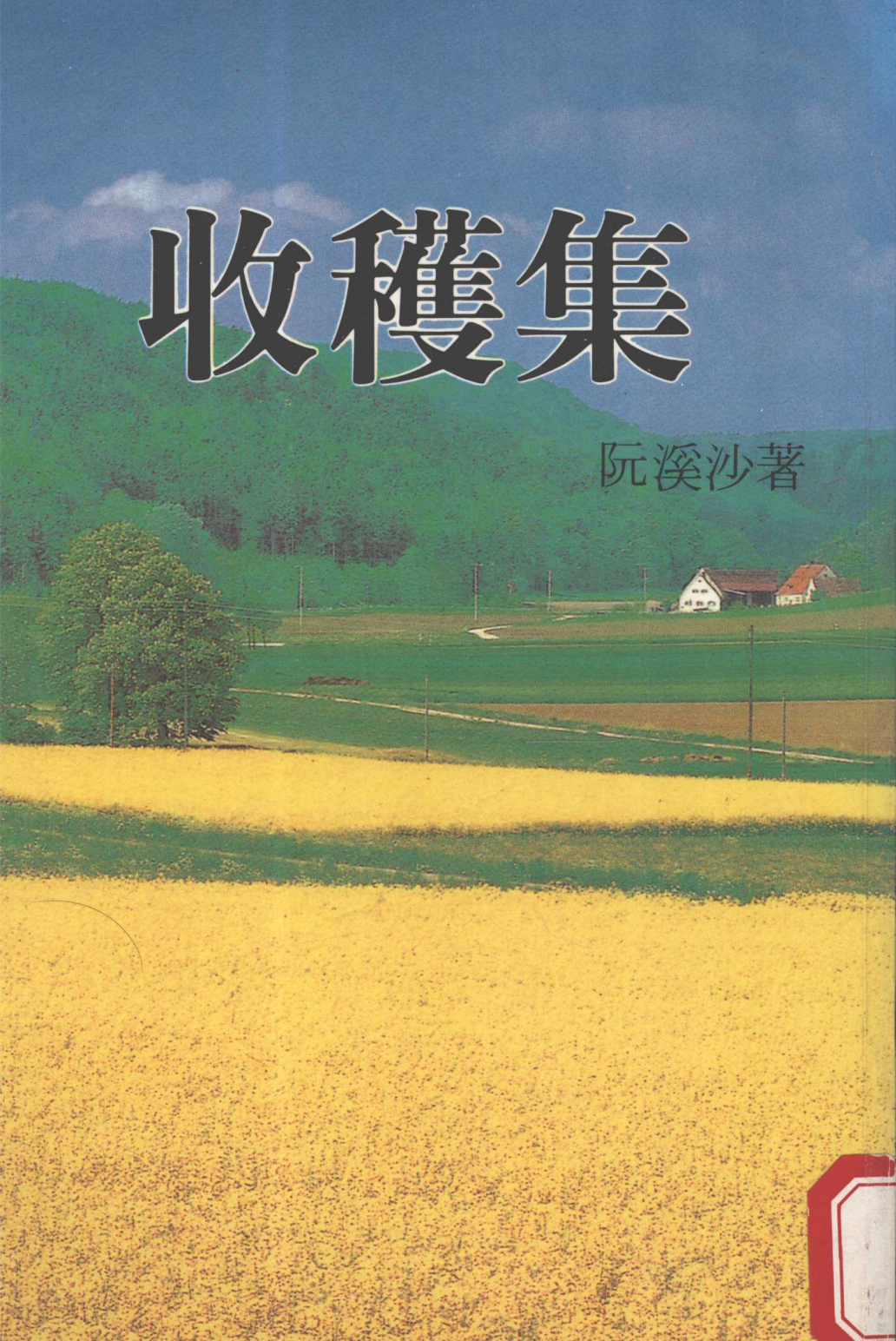


收穫集

阮溪沙著



《繽紛世界》叢書

收穫集

著者：阮溪沙

出版・印刷：百靈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佐頓道碼頭偉晴街10號三樓

電話：7808814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H.K.3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 962-7369-03-9



作者阮溪沙近照

家

目錄

小序	1
荒島野人	3
香港一條街	9
掘墓人	15
夢魔	19
小島望海曲	24
花訊抒情	29
打鬼怪錄	34
盡管葉落蟲稀果無	38
島居隨筆	43
名字聚頭	46
復活	50
露宿者	62
秋天的假期	65
孤島桃源	74
栽培小拾	77
小鳥	80

我的小園·····	82
垃圾的自述·····	86
爭吃·····	89
海灘晨曲·····	92
落葉季節·····	94
魔術師·····	96
春天和夏天·····	98
秋天和冬天·····	101
海洋之歌·····	104
街頭協奏曲·····	109
外島旅行·····	118
鳥雀之歌·····	123
小歌集·····	126
生命綫的跳動·····	132
四季夜曲·····	135
大自然的隊伍·····	141
痛哭集·····	144
醜的三部曲·····	151
一本名著的風波·····	157
聾子和瞎子·····	160

松的讚美

幻象

樂園的幻滅

白天和黑夜

風暴與雷雨交響曲

小島野外

生命的呼喚

小村少女

在夢裏復活

主人的寵物

美麗的早晨

播種

河從雲裏來

山裏山外

幽靈和迷夢

陽光和時間的聊天

山頭夜曲

逃亡青年

生命的腳步

好世界

209 206 203 200 197 194 192 190 188 186 184 182 180 178 176 174 172 169 166 163

偶像

詩歌的聲音

大自然的啓示

幻想的世界

漁家女

漁村掠影

幻景

殘缺的生命

夜裏的火炬

夜往絕壁城

野火

一個活動的畫面

希望小語

夢裏天堂

黃昏

幽靈

長夜夢影

語絲集

狐狸和貓

愛的控訴

老樹林憑吊	294
幻影	297
荊棘和小菊花	299
陰影和曙光	301
灘畔晚唱	303
浮礁王國	305
黑夜之歌	307

小序

春天過去了。夏天來了。每一年的春天和夏天，我都有着一個感覺——就是海岸綫上那些人的命運，彷彿就在春天的暖雨中和夏天的熱風中，叫出了響亮的聲音來。

我知道，春天是一年的開始，夏天距離春天不遠，如果人要尋找生命的熱情和青春，就要到春天和夏天來呢。

但是，不知何故，這些年都是一樣：春天過去，夏天開始，總是我生活中最痛苦的時候，沒有什麼比得上我的心情惡劣，更像遭一頭野狗咬傷了似的。

一如既往，我白天要從事笨重的體力勞動，只有夜晚才是我拿筆寫稿的最好的朋友。這裏出版成書的各篇，是我用幾個筆名發表過的及還未發表過的——散文和散文詩。最初，我想把發表過的作品全部輯成三集，但因字數太多，負擔不起出版費，只好「選篇而印」了。其中就反映了香港內外的不同城、人不同人、事不同事的現實。

這本集子的題材，都是從我的經歷、體驗、記憶同時構思寫出來的。琢磨談不上，只有些兒藝術氣息吧了。當然不算什麼，海闊天空，山高地遠，名家林立，我還不敢說自己是一個有名的散文作家，也不敢說自己是一個有名的散文詩人。在這裏，我只對人們和自己的苦難感到憤怒，對自己因為生活壓迫而少了創作感到遺憾。

事實如此：肯定而應該說，我不是名作家，我不是名詩人，永遠這樣。我不要當什麼名家，只是

能寫就寫，願付出心兒對歷史事實忠誠，對人民情操歌頌。「名作家」的名對於我，還沒有用，有了反而是個「負擔」，因為事有前例參攷：世上的好作家，靈魂或肉體都可能有人想暗害……。

我長在大自然，愛大自然，將來會死於大自然，就寫了一些大自然的歡樂之歌。我希望自己能活到七十歲。但，我對那些大自然中的害物，在這被迫發出「文字怒吼」。同時也有少量的雜文語言的散文，因迫於在發表前篇幅對字數的限制，就弄成不像樣的作品了。這我自己也感到難過。

但，我從不叫苦，我是香港的窮人之一。可惜有時當我想寫什麼，因繁重工作帶來的極端疲倦，影響着我的創作衝動。自從我的「歷史見證」和「颶風的搜刮」兩篇原稿遭不速之客偷竊去後，無暇也無法重寫。那個黑暗的靈魂，可能有着不可告人的陰謀吧。在這，反過來使我獲得一點教益——把扒手打回小地獄去！……

寫到這裏，又自然使我想到了一個人和一個時代、一段生活歷史和一個世界來——

一個人的聲音是渺小的，一篇文學只是一聲呼喚。但一個時代就集合着億億萬萬人的聲音，有如億萬雷電在地平綫上奔跑，當然也包括那些眼淚的大雨，流血的風暴和海洋般咆哮的吶喊了。

而個人的一段生活歷史，也只是那麼的短，那麼的像田野上的某一個季節，不論生命過着的是春天、是夏天、是秋天、是冬天，還是一個早晨、一個中午、一個黃昏、一個夜晚，但到底給世界帶來的曙光或陰影，真善美或假醜惡，貢獻或破壞，都很可能是有限的。然而，一個世界在全人類的不屈不撓的勞動創造下，即使就有地方像廢墟一般，也將會在短短的時間裏，得到更美麗更莊嚴的重建！因而，我深深地記得一個道理：今天的烏雲覆蓋將是明天的艷陽遍地。……

這樣，我想，我寫這些散文和散文詩的目的，是完全爲了盡一點自己因爲是人的責任。通過文字把生活和道路連結起來，上山寫山，下海寫海，選什麼寫什麼，去到哪裏寫到那裏，在這個時代和這個世界中，要爲人民，要爲大自然，說幾句心裏話，繪幾筆寫生畫就是了。

荒島野人

不知是在哪年哪月裏，一家漁民走上荒島來，建了一所木屋，打了一口水井，闢了一條小路。據說，在一個年代過去後船被打沉，人死海中。因而這荒島之家就不再見有人的煙火了。

世上的人都說，凡是荒島不過乎寂靜地帶、癱瘓樂園。漁民相信：島荒一定蛇多，昆蟲爲王，風雷侵害，……

也不知是哪月哪日裏，荒島上來了一個五十來歲的高個子。他身攜行李，佔了先前去世的漁民的房子，在圍繞着愁松苦竹的水井旁邊住了下來。

這人的來歷，一大串生活史表明——他唸過大學，做過船伕，當過隨車送貨員，擦過皮鞋，洗過地板，寫過詩歌，受過強者欺凌，喝過朋友的酸淚……在城裏舉目無親，只吻過別人孩子的臉，握過女朋友的手，從沒結過婚。人生對於他——道路長故事多——曾經登峯探險，曾經下地勞苦，親睹世界變遷，目擊人間百態，正如一個應付侵略的軍人，他的生活線上總逃避不了要時刻身臨戰火硝烟的陣地。……

還不上壽，曾經幹過二十多個行業，準是身披銅皮鐵骨的。他是在城裏赤手空拳跟手有寸鐵的惡鬼打架，一怒之下才出走的。旁人看到，他語言力強，心裏怪年青，愛島又喜海，是個智慧的人。如今他預料來到荒島，除火種是命脈外，前面的苦生活必須把汗珠的種子撒在道路旁的地上，堅決以島爲家，靠海生存，當個「荒島野人」。

荒島四周環海，南北座落兩個海灘，夏秋天有兩道澗水。深冬早春野草枯黃，却樹木常綠，枝頭

只有小片片兒黃葉。千萬年以來，大海從不停息潮漲潮退，特別是大漲大退的時候，叫人格外心胸開朗。

於是，他從潮水的大漲大退中，發現到生活最大的供應來了：潮水大退後，海邊的石頭上下躲着好多種的海動物。他便提着潮水冲上岸來而拾得的籬筐，帶到石頭旁邊去捉螃蟹、拔青殼螺了。

淺水中還有遇濤飄泊的昆布和失魂的迷途魚。因為收穫不錯，他便攔下別的海產不捕捉了。回到「家」裏，點亮柴火，把其中三分之一的螃蟹和青殼螺放進鍋裏，豐富地弄出了一個好的晚餐來了。他準備和計劃就這樣生活下去……

在丘外有丘、樹外有樹、花草外有花草而且屋外無屋、路外無路、人外無人的荒島上，他算是世界上最孤單的人了。一切遭到文明人的忽視，可說茹毛飲血，只有狹小而奇異的洪荒世界，欲靜還動的屹立在大海一角裏。

這兒好麼？好！荒島上有「老壽星」的松杉，有「建築工程師」的野蜜蜂，有「歌唱家」的畫眉，有「夜裏提燈」的螢火蟲，有「織網專家」的蜘蛛，有「捉鼠能手」的野貓，有「山野醫生」的植物藥材，有「自演惡劇」的臭草，有「羣芳互賞」的香花，有……人活在其中，苦也變甜。那些綠樹上的鳥巢，赤土裏的鼠窩，以及生命界的日夜活動，都是在一代接着一代，一年連續一年的規律中，表現出奇妙的世外就是世內的活見證。

然而，害蟲是益鳥的糧食，大海是餓殍的救星。在千萬光年的千分之一秒鐘間，荒島的歷史跑得很久遠了。原始人能世代相傳下來，「現代野人」更其有活的條件了。……

這是第三天啦。石器和鐵器時代同時開始後的昨天，他已吃光了捉回來的海產了。這一天，仍然是潮水大漲大退的一天。下午潮水退得遠了，他便分別拿着石器和鐵器來到海邊，採集吸在石壁縫隙中的小鮑魚，躲在石頭下沙裏面的沙蜆，小鮑魚數量很少，黃沙蜆分佈却多。一小時下去就弄上半籬

筐，足可代替四頓飯的雜食。他樂的熱淚盈眶，跟別人一樣地想：世界上沒有攻而不克的絕路，人長在世界上就活在世界上，生命的力量第一，只要不是被殺，人和土地還是互相救援的……。

一年下來，他吃的是海鮮，靠的是晨操維護身體。他還找到另外的六種食物——山上的野果，低地的野菜，林間的竹筍，風暴捲來的海蚌，互鬥受傷的惡鳥，漁船遺棄上岸的野狗。因而，他跟鳥爭野果，跟昆蟲爭野菜，跟時間爭竹筍，跟波浪爭海蚌，跟遭遇爭惡鳥，跟人強爭野狗。他的生活得到自然界的恩賜，自然界成爲他生命中求得的希望。……

到這一天，遠遠地駛來一條漁船，停泊定後，船上的漁家女走上海灘來，恰巧碰見了他。他跟漁家女打招呼，寒暄了一會，知道是船民上岸收拾潮水飄來的木塊作柴，爲雨天準備燒飯燃料。他坦白說出島居的其中的困難，漁家女聽後心裏算着想——改天要來送一批禮物給他啊。

真是誠實人才有誠實事，外貌醜陋的人却心裏美麗。一天過後，漁家女一走上岸就呼喚「老伯，你在哪兒？」他聽見了響亮的腳步聲，就跑下海灘去，只見漁家女手裏提着一包麵粉，幾十盒火柴，一把柴刀，一個磨刀石，一瓶硫磺，要送給他。他臉露微笑，心裏難過，在老拒收不得之下，他終於以禮答情——回報漁家女一袋沙蜆，然後要了火柴、磨刀石和硫磺。彼此傾吐謝詞，漁家女便登船要開航去，兩隻手相招告別，海在一旁湧起激情的浪花。

以後的日子，漁家女繼續供應他用的火柴和硫磺。由於他發現漁民敬業而且艱苦，就別的都不敢要，只每隔三天便細好一把木塊贈送給漁家女作柴燒飯。忠誠的友誼就通過生命共赴患難而建立起來了。

可惜，他的臉越來越黑，手臂長着小小的疙瘩，雖沒有病，但心情又快樂又悲傷。矛盾着的身歷感受，使他痛覺要盡可能去消除是生存障礙的懊惱，想到得學太陽衝破雲層滿足萬物的渴望一樣……於是，他從海灘上找到了顏色小石棒兒——找到了抒發情感的小寶貝——就在一塊大木板上開始寫他

的——「荒島自然界文明的禮讚」一詩了。他的詩的第一章寫道：

活氣襲人的飛鳥啊，你們曾否作過美麗的回憶？

——那旅程千萬外，最終還是回到難忘的故鄉。

你們預告風雲雷雨，擁抱自然的規律，

讓智慧的花朵開放在青綠的枝頭上。

不管風狂雨暴，烈日寒流，

你們都若無侵擾，翅膀無比地堅強！

你們與天比高超，與海比雄壯，

島在海旁，你們在蒼天中央。

當夏花的火焰燃燒荒島，

當秋葉的活劇和白雲演員一齊登場，

你們建立起了自己的文明的國度——

這個比殘酷人世來得千萬倍真的天堂。

你們吃的是惡蟲、害蚊和壞鼠等等，

洗刷荒島的耻辱，迎來了艷陽……

他的詩爲自然界的文明、生命界的力量找到了鏗鏘的歌聲。雖然木板夠寬，但是詩長，只能在前後兩面寫下一半，接寫下去就要找另一塊大木板了。他並用自己的詩句寄託了熱愛生機和活形象中的彩色理想。……

不過，他的居住環境，單調中還見複雜：世外就是世內的騷擾——一大羣蚊子在他的頭上嗡嗡叫，其中十三隻在他的臉上釘，九隻在他的手上咬，七隻在他的腳上吸。他被弄得臉手腳都癢癢的，

便用指甲猛搔，皮肉上突出一個個的繭兒來。他開口罵道：「厲害的蚊子——你們這些小吸血鬼！我從小到老就遭你們吸血，難道肥了自己很舒服嗎？我本來就是消瘦的，給你們天天吃飽了血，我便更其瘦了。滾開！可是你們的命也不長，我要把你們都拍死！」蚊子聽見了，就無內疚地說：「這是我們唯一的生存能力，幸運在這人世上以吸血爲樂，只有吸血才是我們獨好的本領。你到底沒有武器，就是沒有我們的辦法！」他於是憤怒，站起來了，把手一拍又拍再拍，幾個蚊子死了，其他的就像喪家之狗看見棍子而走了。……

可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蒼蠅。他把食物弄好放在桌子上，沒有罩子防禦，不到一分鐘，幾隻可惡的蒼蠅飛了下來，在食物上歡喜地爬和陶醉地吃，發出聲來：「這一頓人的海鮮，正是我們理所當然的佳餚。世上有爭吃的人，我們先進一步，就是要把他的東西弄髒，然後獨佔鰲頭。」他看見蒼蠅成羣結隊，那樣猖狂，使用雙手無情地打，但只打死一個，其他的都不高興地暫時溜掉了。於是他罵起來：「鬼的真理！人的飯屬於蒼蠅的？他們是從卵變蛆，從蛆變蛹，從蛹變蒼蠅的，幾變就能立地成佛？又是傳染疾病的家伙，我要叫他們接受一場滅種戰爭！」……

然而荒島的夜是倒霉的夜：羣鼠出動，聲音怪誕。有時，他弄回來的沙蜆在烈日下曝曬，乾硬後便收藏在床下。可是不勝其擾的偷竊能手——老鼠，夜裏十分狡猾，懂得把木塊掀起來，鑽進頭去張嘴就吃。常常他的乾蜆肉被吃個半光哩。飽鼠走了，餓鼠又來。羣鼠笑逐顏開，一個說，「新發現的生活資料，要比草地上的食物好得多。」另一個說，「偷吃合乎我們的道理。人不願供應的晚餐，我們偏能如願弄到手。」他檢查時，勃然大怒，就拿起棍子周圍找老鼠，不期然地就說：「這些夜鬼，不打死他們幾個就不怕，還會再來，更打亂了我的生活的預算。」……

還有糟糕的，就是荒島上出沒的，張牙吐舌的各類毒蛇。於是他把硫磺撒在房子地上，果然毒蛇嗅到氣味便不敢進門來，而遠走他處了。他夜裏睡得安寧啦。白天他碰見蛇，便揮起了堅韌又柔軟的

山竹枝兒打，蛇便死了。他想：「這些惡毒的東西，是要把他們消滅的！」當他聽見毒蛇說，「你的誠實不中用，我的計謀才好，我落草爲「寇」却是猛「夫」，人就怕被我咬死。」便很恨蛇，斥之爲沒有人頭腦和血性的陰險家！蛇是不知道人痛苦的，正如其他小手小腳的東西……

唯一的收穫，是他獲得勤勞的螞蟻的啓示，而百倍增強了他的勇敢精神。於是，他極其注意狂潮飄來的魚網、魚籠、魚釣杆，便去圍捕，用誘餌垂釣小魚了。雖是被迫「遺世獨立」，但他滿懷志氣地要活下去，證明自己是一個奇人，又出奇事。然而大風暴趕不絕島上的「野人」——直至他有朝一日耗盡力量，吃完人生最後的晚餐……啊！

香港一條街

我以前常走在這條「紅燈區」的街道上，因為它熱鬧，我便有時登樓採訪，有時下地觀察，十分興趣這些千奇百怪的事物。

這是一個太陽遭遇烏雲蓋掉的下午。我喝過咖啡後，走在一連數間建築物都是小夜總會的大門旁邊。剎那間，我停下腳步來，看到牆上貼出一張聘請職員小報，於是我擲掉煙蒂走進去。椅子上坐着一個「大頭佛」，我禮貌地說：「先生，我有個失業朋友，想來這找事做，行嗎？」他站起來，答：「要看看他長的英俊不英俊。你等等，要坐一小時後……」

等一小時，實在太悶。我便走來走去，四處張望。我以前也聽過許多關於小總會的故事。這當兒，我果然聽到一個少女的哭聲，大叫客人的指甲把她的身體抓傷了。

那近旁的座位上，還有個客人把雙手伸進另一個少女的胸脯，狗神氣的玩了一會，正當他興緻勃勃時，突然發現少女的肌肉顫動着，脈搏奇怪地不太跳了，左眼發出仇視的火花，右眼溢出辛酸的淚滴，還在倒胃嘔吐……因而他大驚而感到索然無味，便連賬也不付就鬼似的溜掉了。

在這一小塊一小圈地方裏，我注意到各種笑聲的背後都藏着損害人和被損害的新花樣。也許當人去看她時，將忽覺自己變成不成人的人吧！

還有個少女躺着遭客人魚肉，她的臉頰蓋着一團黑雲。這教我馬上醒覺了：大概是因她沉淪太久了吧！越幹越覺精神空虛。在室內她是麻木了，走出門檻眼睛也亂，腦子裏只覺到市場上唯一有商品，對於生命，她仍然被棄在充滿人生意義的道路之外，只知道自己活在狹小的生活圈子裏，被迫遭